說文解字群經正字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十八

餘姚邵瑛學

鬼部

鬽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从未聲作魅

今經典从或體左宣三年傳螭魅罔兩昭九年傳以禦魑魅惟周禮作鬽凡以神仕者致地示物鬽鄭注百物之神曰鬽左傳釋文云魅本又作鬽不知鬽實正字也

鬾鬼俗也从鬼幾聲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鬾

今經典無鬾字而有禨字鄭注以爲禨酒而古字書以禨爲祆祥見史記五宗世家索隱引埤蒼文選辨亾論注引字林古葢鬾禨一字而字本作鬾故列子說符篇

楚人鬼而越人禨淮南子人閒訓荆人鬼越人禨而許於此引淮南傳吳人鬼越人𩲡作𩲡又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不好治宮室禨祥師古注禨字或作𩲡不知正字本作𩲡如玉藻禨酒亦當作𩲡故說文無禨字後人祇用禨字不用𩲡字其偶有流傳作𩲡者轉爲或作字玉篇云𩲡鬼俗也吳人鬼越人𩲡亦作禨是𩲡爲正字禨爲或作主從歷然

䰐見鬼驚詞从鬼難省聲讀若詩受福不儺 諾何切

按許云見鬼驚詞徐鍇傳云歲終大儺侲子口呼䰐䰐也玉篇云驚毆疫癘之鬼也是今經典驅逐疫鬼名之爲儺實從此取聲義而說文人部儺字注云行有節也

从人難聲引詩佩玉之儺文實無驅逐疫鬼之義則今之儺字乃借聲也而今經典更省借難字周禮占夢遂令始難驅疫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禮記月令季春命國難仲秋天子乃難季冬命有司大難其作儺者惟論語鄉黨鄉人儺今人以難爲儺之省借多知之以儺爲亦假借字則尟有察之者竊疑儺之本字恐是魌字鄭於鄉黨注云儺讀爲獻於禮記郊特牲注云禓或爲獻或爲儺獻或卽魌字之簡漫而誤亦未可知

甶部

禺母猴屬頭似鬼从甶从内

今爾雅釋獸有寓屬作寓邢疏寓寄也言此上獸屬多

寄寓木上、今按後漢書馬融傳、木產盡寓屬、畢章懷注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巢栖與穴居並言、是寓屬當概言穴居之獸、不得專指寄木之獸也、寓屬正字作禺屬、禺从甶从禸、甶爲鬼頭、象形、禸爲狐貍貛貉足蹂地象形、皆見部首、據制字之義、大抵其形狀傀奇不常、故曰禺屬、想說文虫部所謂蝯善援禺屬蠗禺屬、亦此意、核之爾雅寓屬所列諸獸、亦未嘗不合、是字當作禺、不作寓也、姑存以俟考、

厶部

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　私禾也从禾厶聲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

以私爲禾。經典無見而凡公厶義竝作私。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云。自營爲厶。詩碩人譚公惟私。徐鍇繫傳作譚公惟厶。

莠相詸呼也从厶从羑或从言秀作誘或作䛻

今經典从或體作誘。一切經音義十六云。誘古文莠䛻誘三形同。考說文正本無誘字。惟在新附云。誘小也。誘也。从言安聲。引禮記足以誘聞。先鳥切。則古文但有莠䛻二形。無誘字。或曰。䛻卽誘字之譌。

山部

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从山獄聲古文象高形作岳

今經典今古文並用。詩崧高崧高維嶽。時邁及河喬嶽。周禮大宗伯五嶽。職方氏其山鎮曰嶽山。禮記王制南嶽西嶽北嶽。左昭四年傳四嶽。爾雅釋山河西嶽。此類皆用說文本字者也。書堯典咨四岳。舜典南岳西岳北岳。禹貢至于岳陽。至于太岳。周官考制度于四岳。此類則皆用古文者也。要而言之。諸經多作嶽。而尚書則無不作岳者。斯豈以上古遺書爲隸古定。故獨異歟。

㠀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㠀。从山鳥聲

鳥隸作鳥。故㠀隸作島。今經典又省作島。書禹貢冀州島夷皮服。揚州島夷卉服。唐石經五經文字俱不省作㠀。羣經音辨又作鳥。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按古

本固有作鳥者正義引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是鄭王本固作鳥然義與海曲異孔傳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孔疏云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正許所謂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是字當作島正字當作㠀賈昌朝義爲海曲而字作鳥此古省借字也又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揚州作島島夷下引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渤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邑落有人居又倭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至冀州鳥夷引括地志詳其意義迥然不同是島夷專屬揚州鳥夷島夷匪直古字有省借不省借存以竢考

𡾋山在蜀湔氐西徼外从山𢼸聲武巾切

書禹貢岷嶓既藝岷山道江岷山之陽當作此𡾋字漢地理志俱作崏乃隸之省變又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四川松潘衞卽漢湔氐道也縣有蠻夷曰道

崋山在弘農華陰从山華省聲

今經典多作華書禹貢太華華陽華陰周禮職方氏其山鎭曰華山爾雅釋山河南華華山為西嶽禮記中庸載華嶽而不重之類皆是以華為崋漢碑往往有之今俗因隸也作崋為正

崵山在遼西从山昜聲一曰嵎銕崵谷也

書堯典作暘谷。按暘見說文日部。云暘日出也。从日昜聲。亦引書暘谷。

嶨山多大石也。从山學省聲

爾雅釋山作嶨。云多大石。嶨。郭注多盤石。正字當作嶨。釋文。嶨字或作确。又作㩁。又作埆。按說文石部。礐石聲。从石學省聲。确。礐石也。从石角聲。義並異。無㩁埆字

嶅山多小石也从山敖聲

爾雅釋山作磝。云多小石。磝。郭注多礓礫。釋文。磝字或作磽。同。五經文字作磽。云磽。五交反。見爾雅。卽此經也。按說文無磝字。磽。石部云。磬石也。磬。堅也。義異。正字當作嶅。其作磝磽者。聲同假借。

岨石戴土也从山且聲

今經典作砠、詩卷耳、陟彼砠矣、爾雅釋山、土戴石爲砠

說文無砠字、正字當作岨、

陖高也从山陖聲或省作峻

今經典从或體作峻、

嶞山之隋隋者从山从憜省聲

詩般、嶞山喬嶽、爾雅釋山、巒山嶞、本有以墮爲嶞者、詩

釋文亦曰嶞字又作墮、並譌、說文正篆祗有隓嶞字、無

墮字、自部云、隓敗城自曰隓从自𡍮聲、篆文作𡐦、今之

墮字乃嶞字之隸變也、

崩山壞也从山朋聲

今經典作崩漢隸作崩

嵍山名从山敄聲 亾遇切

校本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曰山有巏嵍王喬所仙方知是巏嵍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嵍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亾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今按旄丘見詩邶風及爾雅釋丘詩釋文云旄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又音

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亡付反又音旄爾雅釋文云旄謝音毛字林作嵍又作嶅俱亡付反則旄丘當作嵍今作旄者聲同假借字也

屾部

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

今經典作塗塗書益稷娶于塗山左哀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之類據說文作嵞爲正今作塗說文無塗字今在土部新附云塗泥也从土涂聲義亦異

屵部

崖高邊也从屵圭聲　厓山邊也从厂圭聲　新附涯水

邊也从水从厓厓亦聲

經典多用厓字爾雅釋邱望厓灑而高岸厓內爲隩重厓岸涘爲厓釋水滸水厓詩葛藟傳水厓曰滸涘厓也伐檀傳干厓也側猶厓也漘厓也緜傳滸水厓也公劉傳芮水厓也召旻傳頻厓也之類其次則涯字書微子其無津涯詩北山傳濱涯也江漢傳滸水涯也常武傳浦涯也濆涯也左成十五年注滸水涯之類又其次則崖字左襄二十八年傳伯有廷勞于黃崖之類然按之於義不甚有分別又釋文徵引他本更多互用爾雅釋邱望厓字又作涯詩葛藟水厓作涯本亦作厓北山涯也字又作崖公劉水厓作涯字亦作厓左成十五年水涯

本又作崖襄二十八年黃崖本又作涯之類按厓徐鍇繫傳引班固西都賦曰仍曾厓而爲闕此厓字崖繫傳云水邊地有垠堮也無垠堮而平曰汀則厓爲山厓而崖自兼水崖義葢厂爲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故从厂圭聲爲山邊屵爲岸高从山厂故从屵圭聲爲高邊亦水厓而高者後人不知屵字誤認崖字从山故以崖爲山崖如西狹頌緣崖俾閣郙閣頌緣崖鑿石是皆以崖爲山崖也旣以崖爲山崖故復加水以爲水涯而徐鉉不察乃收之新附疏矣

嶉高也从屵隹聲　崔大高也从山隹

按崔字小徐本無之大徐本在山部之末葢後人所加

也、崔嵬之嵟、正字當作嶊、徐鍇繫傳云、嶊嵬、高也、今俗作嶊省广也、

广部

廱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

按辟廱字、經典本多不誤、然有作雍字者往往見於大戴記白虎通等書、後人不詳其故、字書遂分爲二字、且以爲雍通雝、不通廱、不知雍實廱之變體也、雝漢隸嘗變爲雒、又變爲雜、又省筆爲雍、故加土于上則爲雍、史晨碑、臣伏見臨璧廱日、正其字、但又缺左掠耳、故九經字樣云、廱正、雍俗、今經典相承辟廱用廱、雍州名用雍、不知實一字也、又爾雅釋天、太歲在戊、曰著雍、陸氏本

作著廱云字又作雍同於恭反是亦一字之證

廚庖屋也从广尌聲

今經典多作厨如孟子梁惠王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左閔二年杜注膳厨膳爾雅釋宮郭注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厨連觀也正字當从广作廚五經文字云廚俗作厨非按此亦隸變之故漢魏碑版往往有之

廄馬舍也从广𣪘聲

俗作廐經典作廏按說文殳部云𣪘揉屈也从殳从皀皀古文叀字廄字从此今作廏雖筆迹小異然變皀為皀去之遠矣不可不正

废舍也从广犮聲詩曰召伯所废

今詩甘棠作茇鄭箋、茇草舍也釋文引說文作废、云草舍也、較今說文多一草字、然與鄭箋正合正字當作废、今作茇說文草部、茇艸根也、从艸友聲春艸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茇、一曰艸之白華爲茇義異、呂氏讀詩記本依說文作废左定九年傳召伯所茇周禮大司馬、中夏敎茇舍、並當作废爲正、

庶屋下衆也从广炗炗古文光字

今經典作庶隸變、漢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如此作、亦作庶、見桐柏廟曹全等碑、按炗字上从廿音集作庶爲正、五經文字云、庶、作庻同、石經作庶、俗有作庻者大謬

廟尊先祖皃也从广朝聲古文作庿

經典惟儀禮从古文作㢈餘經皆作廟元朗於第一篇士冠禮㢈門特釋云劉昌宗音廟案㢈古廟字爲全書發凡也今本儀禮惟開首筮于㢈門作㢈自此以下多作廟葢傳抄者亂之而校勘畫一者因統改作廟非本眞矣

庌卻屋也从广㡿聲

按釋名釋船云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庌候以視敵進退也此許所謂卻屋也今經典無其義而有其字竝作斥書禹貢海濱廣斥左襄十八年傳斥山澤之險襄三十一年傳寇盜充斥穀梁僖五年傳自晉侯斥殺又如書禹貢傳斥候而服事禮記王制注斥大九州之界

制、左襄二十五年傳注、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此等斥字皆說文㡿字之借義也、又爾雅釋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亦此㡿字、漢隸作㡿見曹全郭仲奇等碑、及陳球碑陰、又作斥見魯峻碑陰、玉篇廣韻㡿文作斥同、五經文字云說文作㡿經典相承隸省作斥、凡柝坼之類皆從斥字鑑云俗作斥、今按斥固俗字而斥與㡿尤別一字說文部首云广、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呼旱切、籒文从干作斥、乃籒文广字也、

廫空虛也从广膠聲　䨚雨止雲罷从雨郭聲

此爲寥廓正字徐鉉曰今別作寥廓非是按寥廓字詞賦家多用、經典偶一見之、禮記檀弓祥而廓然孔疏至

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正字當作廫霩六書正譌云廫霩開朗皃別作寥廓竝非

厂部

厬仄出泉也从厂晷聲

今經典作氿爾雅釋水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詩大東有冽氿泉毛傳側出曰氿泉正字當作厬大東釋文云氿字又作厬不知厬實正字也氿說文水部云水厓枯土也从水九聲義異

厎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从石作砥

今經典多从或體書禹貢礪砥砮丹禮記儒行砥礪廉隅國語魯語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皆是亦有作厎者

書禹貢厎柱、詩大東周道如砥、孟子萬章作周道如底、

此外別作致義定義字作厎者尚多、

厎柔石也从厂氐聲或从石作砥 職雉切 底山居也一

曰下也从广氐聲 都禮切

今經典二字多混作、如詩大東周道如砥、孟子萬章作周道如底、此正柔石之厎也、而字作山居之底、其他如書舜典、乃言厎可績、皋陶謨、可厎行、詩祈父、靡所厎止、小旻、伊于胡厎、左宣三年傳、有所厎止、昭十三年傳、盟以厎信、國語周語、厎紂之多辠、孟子離婁、而瞽瞍厎豫、此類義爲致、而音爲旨者、皆此从厂之厎、非从广之底、今本多从广、从广之底、經典不多用、惟左昭元年傳、勿

使有所壅閉湫底、國語晉語戾久將底、底著滯淫、楚語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此類的是从广之底、今本亦从
广、此卻適得其是、大抵今本多是厎誤作底、惟經典釋
文應从厂者作厎、應从广者作底、多無所誤、舊本如相
臺岳氏亦同、國語如天聖明道本亦多不誤、此舊本所
以可貴、孫奭孟子音義仍作底、便不如陸釋文矣、

厲旱石也从厂蠆省聲

今經典多作礪、書禹貢、礪砥砮丹、費誓礪乃鋒刃、禮記
內則刀礪、亦有作厲者、詩公劉、取厲取鍛、其他借用磨
厲危厲嚴厲者甚多、皆正字也、礪說文在新附云礪也、
从石厲聲、非古字、一切經音義卷二云、厲古文作𠩾、文

卷十八云礪今作厲核之說文皆非也

⿸厂金石地也从厂金聲讀若給 巨今切

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必于殽之嶔巖釋文嶔本或作廞同按說文山部無嶔字祇有崟字云山之岑崟也葢山小而高之義與此傳不相入广部有廞字云陳輿服於庭也此卽周禮廞車服之廞與本傳義更遠疑廞必⿸厂金字之譌而厂部無⿸厂金字則或金聲誤作欽聲要其字必从厂不从广在稍知六書者可一言而決也

厝厲石也从厂昔聲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今詩鶴鳴作錯毛傳錯石也可以琢玉字異義同釋文錯七落反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乎故反按錯說

文金部金淦也此錯刀錯環之錯與厲石義異正字當作厝釋文引說文亦舉正之意非泛引異文也七落反乎故反古音通又書禹貢錫貢磬錯孔傳治玉石曰錯漢書地理志師古注錯治玉之石正字亦是厝字蓋說文以厝錯爲兩字而後人以厝錯爲一字地理志注晉灼云厝古錯字是也故經典厝字往往通借作錯自以錯爲磨錯攻錯而厝又借爲安厝字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𠪨仄也从厂辟聲

按仄也今本作反也形近誤字𠪨與仄字聯文仄側傾也據義爲衺𠪨𠪨陋之𠪨今經典多借用辟字亦或作

僻考說文部首辟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人部僻避也从人辟聲引詩宛如左僻義異○說文又有廦字云牆也从广辟聲見广部義異

厞隱也从厂非聲

今經典往往作屝詩抑鄭箋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釋文本亦作厞說文广部無屝字正字當作厞經典厞隱字亦屢見皆从厂不从广如儀禮士虞禮厞用席特牲饋食禮凡在南厞有司徹右几厞用席禮記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爾雅釋言厞隱也釋文本亦同然則厞之譌爲屝亦祗詩抑箋一字也五經文字厂部云厞房未反見禮經

厭笮也从厂猒聲一曰合也大徐於輒切又一琰切小徐伊葉切小徐爲正

按此音此義經典尚多有之儀禮旣夕記纓條屬厭鄭注厭伏也禮記曲禮厭冠不入公門鄭注厭猶伏也孔疏厭帖無梁纚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司農云厭謂厭冠康成云厭伏冠也巾車厭翟鄭注次其羽使相迫也國語晉語荆厭晉軍韋注厭謂掩其不備也左成十六年傳厭作壓杜注壓笮其未備文二年傳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杜注厭猶損也按損之猶抑之與笮義亦通又國語周語克厭天心韋注厭合也宋庠補音厭於涉切此皆與許義合者也但俗祇知厭爲厭斁厭惡於豔切至上所云云音義必發圈讀之

則不識字之本義本音矣○又說文有壓字土部云壓壞也一曰塞補从土厭聲國語魯語吾懼壓焉韋注壓笮也左襄三十一年傳作厭釋文厭本又作壓文襄二十六年傳楚晨厭晉軍而陳釋文厭本又作壓公羊文十四年傳子以大國壓之何注壓伏也詳其義與厭同史記高祖記因東游以厭之索隱引廣雅厭鎮也詳其義與壓同是古厭壓二字通詳說文義亦似可通用也

石部

磺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古文作卝

周禮从古文作卝地官卝人鄭注卝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賈疏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於石左形右聲

據說文乃黃聲非廣聲也、

碝石次玉者从石耎聲

今經典作瑌禮記玉藻士佩瑌玟、詩子衿傳士佩瑌珉

又作礝爾雅釋地注黃金礝石之屬說文無瑌礝字正

字當作碝、五經文字石部碝石次玉、玉部不收瑌字

碬厲石也从石叚聲春秋傳曰鄭公孫碬字子石

今春秋傳各本俱作段見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

扈又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

二十七年傳稱印段又云二子石又二十年傳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杜注與前二人並云子石惟永懷堂本作

叚按段音緞叚音假二字不同筆迹相近必有一誤據

說文作碫訓厲石故名碫者字子石大徐本乎加切小
徐本痕加反九經字樣碫音霞見春秋廣韻九麻亦碫
音遐礪石也引春秋傳公孫碫字子石則正字當作碫
今本省石作叚永懷堂本不誤其作段者筆迹相近而
舛徐鍇繫傳云木華海賦碫石詭光是碫石文也今春
秋左傳書公孫碫作公孫段誤也

䂬水邊石从石巩聲春秋傳曰闕䂬之甲
今左昭十五年傳作鞏定四年傳分唐叔以闕鞏並同
正字當作䂬今作鞏說文革部鞏以韋束也易曰鞏用
黃牛之革从革巩聲義異後人廢䂬不用故借用鞏字

䃍陊也从石彖聲 徒對切

今經典作墜書君奭乃其墜命公羊文三年傳死而墜也國語晉語敬不墜命爾雅釋詁墜落也亦作隊左僖二十八年傳俾隊其師禮記檀弓退人若將隊諸淵樂記下如隊按隊見說文𠂤部從高隊也从𠂤㒸聲徒對切與隊音義俱同可通用墜在土部新附云陊也今本作修也誤从土隊聲古通用隊則鼎臣增附此字時亦自以爲非古字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二云隊古文作隊漢書往往作隊天文志云星隊至地則石也敘傳云薄姬隊魏師古云隊古墜字楊倞荀子禮論注云隊古墜字

磒落也从石員聲春秋傳曰磒石于宋五　隕從高下也从𠂤員聲易曰有隕自天並于敏切

按磒隕異部而同字經典亦多通用惟从歹作殞者譌孟子盡心亦不殞厥問是也至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公羊作霣則說文自有霣字雨部云霣雨也齊人謂雨爲霣从雨員聲說文之字正從公羊來也

硈石堅也从石吉聲 格八切

爾雅釋言硈鞏也郭注硈然堅固據義當即此字而釋文音苦角反按苦角反說文自有硞字云石聲其義稍異邢疏亦曰硈苦學切當從告說文別有硈苦八切石堅也則字直當作硈而又云字雖小異其義則同姑作騎牆非也五經文字硈口八反又苦角反見爾雅亦因釋文而兩歧並非

磛礹石也从石斬聲　礹石山也从石嚴聲　碞磛碞也从石品

詩漸漸之石毛傳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漸漸亦作嶃嶃又文選西都賦巉嶄巖李善引毛萇詩傳嶄巖高峻之貌也嶄巖正字當作磛碞說文無嶄嶃字巖岸也義異

礳石磑也从石靡聲　模臥切

爾雅釋器石謂之磨釋文磨莫佐反正字當作礳又詩淇奧如琢如磨毛傳石曰磨周禮太宰飭化八材司農注石曰磨亦用爾雅爲義當亦同今文作磨說文有磿字無磨字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十八終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十九

餘姚邵瑛學

長部

肆極陳也从長隶聲

今經典作肆變隶爲聿非聲矣亦始於隸石經尚書殘碑肆上曰曹全碑市肆列陳如此作後遂因之

镾久長也从長爾聲

今經典作彌易繫辭傳彌綸天地之道詩卷阿俾爾彌爾性左哀二十五年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爾雅釋言彌終也逸周書謚法解彌久也之類皆是說文無彌字正字當作镾○古有弥字見說文弓部云弛弓也从弓

壐聲、斯氏切音義本異、自玉篇云、璽同壐、于是隸又省

作壐為璽、久之壐、王君石路碑云歷世壐久是也、俗遂

省土作彌、

勿部

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

遽稱勿勿或从㫃作𣃦

周禮司常、雜帛為物、大夫士建物、大司馬鄉射載物、儀

禮鄉射禮記、旌各以其物、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皆此

勿字也、今作物乃或體𣃦字之譌、俗儒多見物、少見𣃦

故譌、說文牛部、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

牛、故从牛勿聲、

冄部

冄毛冄冄也象形

今經典作冉九經字樣云說文作冄隸變作冄今經典相承作冉按冄亦由隸變漢鄭固碑褒冄季之政事冄作冉此俗譌所由始攷說文冉乃冓字之下半凡从冓省者如再稱偁等字乃作冉不得混用

而部

耏鼻不至髡也从而从彡或从寸作耐諸法度字从寸奴代切

今經典無此義而有此字左文十一年傳耏班御皇父充石是也音而其皆爲能義卽作能音而字从或體作

耐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

樂記、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鄭注、耐古書能字也、

穀梁成七年傳、非人之所能也、釋文、能亦作耐、詩漸漸

之石鄭箋、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無从彡作耏

而爲奴代音者、鼻不至髡義、惟漢書有之、見高文等紀、

與說文音義俱合、

㣇部

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

今爾雅釋獸作貄、云貄脩毫、陸氏本作貄、云舍人本作

貄、衆家作肆、又作肄、正字當作㣇、貄貄說文所無、肄長

部、極陳也、从長隶聲、義異、肆又肄字之隸變、說文亦無、

𢊁豕鬣如筆管者出南郡从㣇高聲籀文从从豕作豪

今經典皆从籀文省五經文字云說文作𢊁經典相承隸省作豪指籀文而言也爾雅又作毫釋畜云未成毫狗釋獸云貄脩毫此俗字也釋文云毫本或作豪音同借用也以正字爲借用其言旣舛至詩車攻傳釋文禮記經解釋文直云豪依字作毫則元朗未免不識字矣

𢑴蟲似豪豬者从㣇胃省聲

易泰卦以其彙征吉爾雅釋獸彙毛刺正字當作此隸以不便于書變而失其意字鑑作彚云上从彑音罽俗上从彑又作彙非

豩部

𧰼小豕也从彖省象形从又持肉以給祠祀篆文从肉豕作豚

今經典从篆文作豚曹憲廣雅釋草𧰼耳注云世人作𧰼字或㹠或豚或豘並失之按𧰼即說文𧰼字傳寫之變豚乃篆文曹憲以為世人作𧰼字或作豚為失誤在不詳考說文

豸部

貀獸無前足从豸出聲

爾雅釋獸貀無前足釋文云貀本又作豽按豽俗又作豽並非

貈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

今經典作貉、詩七月、一之日于貉、考工記總目、貉踰汶則死、論語子罕與衣狐貉者立、鄉黨狐貉之厚以居、此類竝當作貈爲正、爾雅作貈、見釋獸、陸氏每云、貉依字當作貈、見詩伐檀周禮大司徒考工記總目禮記月令論語子罕釋文、又爾雅釋文云、貈乎各反、字林云、似狐善睡、本或作貉、亡白反、字林云、北方人也、非獸也、按說文本部、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字林正承用說文、

豻胡地野狗从豸干聲或从犬作犴詩曰宜犴宜獄

今詩小宛作岸、毛傳岸、訟也、釋文韓詩作犴、今按鹽鐵論刑德篇引作犴、周禮射人注引作豻、皆正字也、岸假借字、

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　莫白切

今經典多作貊、書武成、華夏蠻貊、詩韓奕、其追其貊、禮記中庸、施及蠻貊、論語衛靈公、雖蠻貊之邦行矣、亦有作貉者、周禮職方氏、九貉、秋官貉隷、公羊宣十五年傳、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孟子告子、子之道貉道也之類、說文無貊字、作貉爲正、

𤉡部

𤉡如野牛而青象形古文从儿作兕

今經典从古文、

易部

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

今經典作蜴見詩正月及爾雅釋魚爾雅釋文云蜴說文字林作易

馬部

𩧢馬一目白从馬閒聲

今爾雅作瞷釋畜云一目白瞷陸氏釋文本作瞯云本又作瞯引蒼頡篇云目病也吳江湖之閒曰瞯又引說文云戴目也又云字林作𩧢按戴目也自屬說文目部瞯字之訓與釋畜無涉釋畜自當作𩧢陸氏引之妄也字林作𩧢葢即𩧢字之傳寫譌呂忱固遵用說文也玉篇廣韻瞯𩧢亦截分二字目部云瞯眄也馬部云𩧢馬一目白二十八山云瞯人目多白𩧢馬一目白訓義不

相混雜、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云、䮙古文作騆、同、似又專據爾雅釋畜䮙字說文作騆而言、其實騆䮙截然兩字、非古今文也、

駒　馬白額也从馬的（今本作的誤說文無的字）省聲易曰爲駒顙

今易說卦傳作的、又的字之譌、爾雅釋畜作駒、馬屬云、駒顙白顛、易釋文云、說文作駒、爾雅釋文云、字林作駒、葢古固有特因其事而作字者、的顙、說文日部雖亦作的顙、正字當依馬部作駒顙、

駁　馬色不純从馬爻聲　駮　獸如馬倨牙食虎豹从馬交聲（並北角切）

按近代字書、多謂駁與駮同、而經典頗有分別、如易說

卦傳乾爲駁馬詩東山皇駁其馬爾雅釋畜駵白駁作駮詩晨風隰有六駮毛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爾雅釋畜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郭注引山海經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作駮是也然亦有舛亂者如詩有客鄭箋故言亦駮而美之指白馬而言義當作駁而今作駮爾雅釋木駁赤李此因李青子赤而言駁乃正字而釋文云駁字亦作駮則舛亂矣此之不可不正也

馵馬後左足白也从馬二絆（今本無絆字復古編有从之）其足讀若注之戍切

𩡧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若弦一曰若環戶關切

按馵卽馵足之馵今經典作馵或作馵如易說卦傳爲馵足詩小戎駕我騏馵爾雅釋畜膝上皆白惟馵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此隸變也字林玉篇以後字書俱如此作此陸元朗所謂行之已久不可復改者然合玩說文二字馵馵轉與馵爲近殊覺隸變失制字之意故表之

馼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馼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从馬从文文亦聲春秋傳曰媽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

今左宣二年傳作文周書王會篇亦作文葢經典相承省作如此正字當作馼

駫馬盛肥也从馬光聲詩曰四牡駫駫　駜馬盛也从馬

㝵聲詩曰四牡騯騯

今詩北山烝民俱作四牡彭彭疊字形容以聲取義古多假借也據說文字當从馬或先聲或㝵聲則當時所見本不同也又詩北山烝民之外載驅出車大明韓奕駉彭彭更凡五見據說文皆當从馬行色總以馬而盛也又清人駟介㝵㝵釋文㝵補彭反葢卽說文騯字之省文古本有作騯者故省馬則爲㝵也

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

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別作帆非是按帆字今經典見左宣十二年杜注云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疏云帆是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障風曰帆說文

無帆字、正字當作颿、

驅馬馳也从馬區聲古文从攴作敺

今經典大概馳驅作驅敺逐作敺詩山有樞弗馳弗驅皇華載馳載驅還竝驅從兩肩兮此馳驅之驅也、周禮方相氏、敺疫敺方良孟子離婁、故爲淵敺魚者、爲叢敺爵者、爲湯武敺民者、此敺逐之敺也、據說文只是一字兼此二義、故詩小弁釋文、禮記郊特牲釋文、竝云敺又作驅同、文選東京賦薛綜注、敺與驅同、風賦李善注、敺古驅字、足徵自古師說相傳、只是一字、六書正譌謂敺驅不可通用、失之、

駭驚也从馬亥聲

今經典往往作駥周禮大司馬鼓皆駥五經文字駥與駭同見周禮說文無駥字正字當作駭玉篇以下諸字書駭駥竝出非古也

驙駗驙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驙如

今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未知此爲邅如之異文抑班如之異文說文駗驙二字聯文駗馬載重難行也从馬㐱聲駗驙與走部趁𧻓同義皆謰語也據引經連乘馬當爲班如之異文據釋文引馬云難行不進之貌與許馬載重難行義正同當爲邅如之異文又檃括經義以明字義以字从馬連下乘馬節取引之引經體例亦時所有且驙與邅均係亶聲則邅作驙于理爲近

六書故云、邅別又作驙、又作邅、竝引說文馬辵二部之文、存俟再攷、

馽絆馬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或从糸執聲作縶

今經典从或體作縶如詩白駒縶之維之、有客言授之縶左成二年傳韓厥執縶馬前成九年傳南冠而縶者誰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夫負羈縶之類又左昭二十一年盜殺衛侯之兄縶公羊穀梁作輒穀梁傳云、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按輒說文車部車兩輢也从車耴聲聲同而義異、踂說文所無惟玉篇廣韻有之云兩足不相過五經文字亦同亦止因穀梁傳而收之非說文字也、據說文正字當

作𩣡、

廌部

廌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从豸省

五經文字云廌、丈解反、相承以爲薦進字非按經典相承以爲薦進字、如易豫象傳、殷薦之上帝、釋文、廌本或作廌、是也、如張參言、則以廌爲薦古本固多有之、據說文乃解廌獸、與薦迥殊、

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今文省作法

今經典从今文作法惟周禮作灋陸德明云、灋古法字

鹿部

⿸鹿速鹿迹也从鹿速聲桑谷切

爾雅釋獸鹿其子麛其跡速速卽⿸鹿速字之省廣雅釋詁⿺辶塞踈解迒迹也速作踈又卽速字之變古人从辵从足之字每相通也曹憲音踈爲匹迹反失之

麛鹿子也从鹿弭聲

此字經典固無所誤然往往有作麑者如論語素衣麑裘皇疏及釋文麑鹿子也國語魯語獸長麑麌韋注鹿子曰麑之類又釋文每於麛字云本又作麑同是二字可混用無分別也據說文本部麑狻麑獸也从鹿兒聲爾雅釋獸狻麑如虦貓食虎豹郭注卽獅子也出西域

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獅子穆天子傳曰狻猊
日走五百里此其義與鹿子之麐迥異

麐牝麒也从鹿吝聲

按說文麐與麒聯文此麒麐正字詩麟之趾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禮記禮運麟鳳龜龍大戴禮曾子天圓毛蟲之精曰麟竝當作麐爲正今作麟說文麟大牝鹿也義異黃公紹云今并州界有麟如鹿非瑞應麐也司馬相如賦射麋郤麟卽大牝鹿之麟不得與麒麐字混經典多譌惟爾雅釋獸不譌而陸氏釋文乃曰麐本又作麟則又兩歧矣五經文字云麐經典皆作麟唯爾雅作此麐字

麔大麇也狗足从鹿旨聲或从几作麂大麇今本作大麋傳刻譌

大麇今爾雅釋獸監本作大麔、永懷堂本同其他如鄭樵注本陸佃新義本之類、竝作大麔麔即麇之籀文、與說文不異、說文本部麔與麇聯列、云麇麞也、从鹿囷省聲籀文不省作麕、

麇麞也从鹿囷省聲籀文不省作麕

今經典二字竝用、左昭五年傳、求諸侯而麇至哀十四年傳、逢澤有介麇焉、又哀二年傳、羅無勇麇之八年傳麇之以入之類、作麇、詩周南野有死麇禮記內則麇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麕爲辟雞、少儀同、爾雅釋獸、麕牡麌、麝父、麕足之類作麕、又有作麏者、公羊哀十四年傳

有麏而角者說文無麏字五經文字云經典或作麏字書不見按字書蓋指說文字林而言若今玉篇廣韻等書則已有麏字矣

麙山羊而大者細角从鹿咸聲

今爾雅釋畜羊六尺爲羬作羬釋獸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麙作麙釋文羬本亦作麙麙本或作㺂同五咸反說文無羬㺂字豈二物統作麙歟要之釋畜之羬詳許義當以作麙爲近復古編云麙別作羬非

麤部

𪋻鹿行揚土也从麤从土

今經典作塵詩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左昭三年傳湫隘

器塵爾雅釋詁塵久也是也隸省漢碑多有之桐柏廟碑慕君塵軌孔宙碑浮斿塵埃之外五經文字云塵從麤省從土

兔部

逸失也从辵兔兔謾訑善逃也　佚佚民也从人失聲

據說文逃逸作逸遺佚作佚今經典往往以佚爲逸如公羊宣十二年傳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成二年傳佚獲也頃公用是佚而不反亦往往以逸爲佚如論語微子逸民夷逸堯曰舉逸民書洛誥逸祝冊皆聲同通用原其制字之意則不然也石經論語殘碑謂虞仲夷佚作佚

萈部

萈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从此　莧莧菜也从艸見聲侯澗切

易夬莧陸夬夬王弼注莧陸草之柔脆者也釋文引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宋衷云莧莧菜也字當从艸見聲至虞翻注謂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孟喜章句謂莧陸爲獸名則字當从兔足苜聲也不宜混用

犬部

猲短喙犬也从犬曷聲詩曰載獫猲獢

今詩騧驕作歇驕假借字釋文歇本又作猲驕本又作獢爾雅釋畜郭注漢書地理志師古注竝引詩作猲獢

與說文同、正字當作猲獢、爾雅釋畜短喙猲獢、

獢 猲獢今本作嬌譌小徐本作獢也从犬喬聲

今詩駟驖作驕、爾雅釋畜作獢、詩釋文云驕、本又作獢、作獢爲正、釋畜郭注引詩亦作獢、文選西京賦李善注、漢書地理志師古注引詩並作獢、

獫 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从犬僉聲

今詩獫猲作獫、玁狁作玁、說文無玁字、作獫爲正、

獎 嗾犬厲之也从犬將省聲

今經典不省作奬、左僖二十八年傳皆奬王室、定四年傳以奬天衷、國語周語以奬王室、皆是、漢碑有作獎者、正獎之變也、然亦足見古本作獎、不作奬、

猲犬猲猲不附人也从犬曷聲南楚謂相驚曰猲讀若愬

禮記少儀乃問犬名鄭注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孔疏

引桓譚新論犬道韓盧宋猣又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

狗於古則韓盧宋鵲猣鵲音同字異耳故鄭亦爲鵲字

按猣鵲俱說文所無鵲經典有之乃鳥鵲也與犬名無

涉正字當作猲

㹤多畏也从犬去聲杜林說㹤从心作怯

今經典从杜林作怯禮記曲禮鄭注懾猶怯惑陸釋文

憚所行爲怯

戾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

今經典偶有从大作戾者此版漫滅說文戶部戾輜車

㪇推戶也从戶大聲讀與釱同徒蓋切音相近而義迥異、

獮秋田也从犬璽聲或从豕示作𥛱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

今經典从說文本字省作獮周禮肆師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大司馬遂以獮田左隱五年傳秋獮國語周語獮於既烝齊語秋以獮治兵爾雅釋詁獮殺也釋天秋獵爲獮左傳釋文引說文作𤢺𤢺獮同璽說文本字作壐籀作璽見土部爾雅釋詁釋文又云說文或作獮以說文正字爲或作狝大司馬釋文又云說文從繭或作禰從示其狝亦同攷說文有禰字大徐本在新附云親廟也从示爾聲

小徐本係說文原書正字、云秋畋也、从示爾聲、是直爲獮之重文、分見兩部、豈禰爲爾之譌邪、又攷玉篇犬部云獮、秋曰獮、殺也、說文無䙵字、其爲獮字之譌無疑、又云亦作禰、是古固以禰爲獮之重文、小徐之本不爲無據、又云獮同獮、則獮之省文也、然又考廣韻二十八獮云、秋獵曰獮、獮、殺也、獮祢竝上同、見說文、是陸法言等所見說文、固與徐鉉本同、得毋徐鍇本舛邪、疑不能定、姑論之以竢再攷、

獘頓仆也从犬敝聲或从死作獘

今經典多从或體作斃、而獘又變作弊、是誤犬爲大、而又變大爲廾、如奕羙奠之例也、謬甚、陸氏釋文不加糾

正、但于經字下云、本又作其、如禮記祭義骨肉斃于下云、斃、本亦作弊、表記斃而後已下云、斃、本又作弊、左隱元年傳必自斃下云、斃、本又作弊、哀二十年傳斃于車中下云、斃、本亦作弊、爾雅釋言斃踣也下云、斃、字亦作弊、又作獘、禮記檀弓斃一人下云、斃、本亦作獘、多半作弊、間或作獘、字雖小異、謬實一也、惟爾雅釋木、木自弊神、弊、陸氏原本作獘、云字又作斃、甚爲得之、與說文亦正合、五經文字云、獘、見春秋傳、又作斃同、字鑑云、獘亦作斃、俗下从大誤、

狾 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狾犬入華臣氏之門

狾犬、今左襄十七年傳作瘈狗、釋文、瘈、徐居世反、一音

制、字林作獡、九世反、云狂犬也、今按說文無瘈字、正字當作狾、漢書作狾、與說文同、五行志云、宋國人逐狾狗、

狌狾犬也从犬坣聲

今經典作狂、五經文字云、狌說文、狂經典相承隸省、按漢隸尚有作狌者、見衡方碑、省坣爲圭、雖亦非六書之意、然亦足見字變之有漸也、

猶玃屬从犬酋聲

據說文祇有此猶字、又假借爲猶、如猶尚勳猶謀猶等義、今經典有猶字、又有猷字、猶大抵皆猶如猶尚之辭、而猷則爲勳猷謀猷字、然勳猷謀猷亦有作猶者、如詩采芑克壯其猶、小旻謀猶回遹、不我告猶、匪大猶是經、

巧言爲猶將多文王厥猶翼翼板爲猶不遠抑遠猶辰告桑柔秉心宣猶常武王猶允塞訪落繼猶判渙般允猶翕河泮水式固爾猶周禮凡以神仕者以猶鬼神示之居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禮記儒行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之類葢古祇有猶字無猷字故以猶爲猷書盤庚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見隸釋爾雅釋詁釋文云猷字亦從犬文選補亡詩及女史箴李善注云猷與猶古字通不知說文無猷字猶正猷之本字也自後人別立猷字猶猷遂截分爲二義不相通用

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卷十九終